

1309

福鼎文史

第十九辑



福建省福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

二〇〇〇年十月

福鼎文史

第十九辑

福建省福鼎市政协文史委员会编

二〇〇〇年十月

封面设计：林 伟
责任编辑：陈师波

(内部资料·仅供交流)

850×1163毫米 1/32
印张：4 字数：10万

福鼎市天洋福利彩印厂承印

福鼎撤县设市庆典大会



1995年12月27日8时8分，福鼎撤县设市庆典大会在市体育场隆重举行 施永平 摄

万人庆典大会盛况一角



林钢生 摄

政协福鼎市第九届委员会

文史资料委员会

主 任：薛宗碧

副主任：林青青 狄 民

委 员：周瑞光 吴守峰

雷丹丹 马树霞

梅世辉 释贤志

封面说明

林伟国画《闽东小岛》获1988文化部、中国美协主办的《世界华人书画展》铜奖。

目 录

解放前后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|-----|
| 1 | 火攻桥墩敌堡 | 王烈评 |
| 4 | 迎接福鼎解放 | 毛培珍 |
| 7 | 关于土改的一点情况 | 钟奕仁 |
| 8 | 为革命烈士讨还血债 | 陶桐生 |

光辉历程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10 | 福鼎撤县设市概况 | 林心完 | 张丽华 |
| 18 | 福鼎闽浙边贸商城建设纪实 | | 王祥康 |
| 24 | 福鼎五中帆船帆板队 | 王贞春 | 白荣敏 |
| 27 | 闽东渔业职业学校 | | 白荣敏 |

人物述林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29 | 回忆高英辰先生 | | 高耆艾 |
| 31 | 张之垣舍身救学生 | 刘本焯 | 陈岩洲 |
| 33 | 朱腾芬轶事 | 朱挺光 | 朱鼎邦 |
| 38 | 清代文学家、教育家林滋秀 | | 周瑞光 |
| 46 | 陈祖韶传略 | | 陈岩洲 |

史海钩沉

-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
| 48 | 美国特使威尔基访渝 | | 陈海亮 |
| 54 | 咸丰三年桐山遭受特大自然灾害 | | 高耆艾 |
| 55 | 管阳盐案始末 | 张梅生 | 张维骈 |
| 58 | 十八连缸男女合葬墓的由来 | 李声煌 | 李声国 |

历史回眸

- | | |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| 59 | 闽东处理“不纯”干部案追述 | 朱国璋 | 叶作楠 | 叶金章 | 魏定章 |
|----|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|-----|-----|

- | | | |
|----|-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63 | 福鼎粮况二百年 | 陶桐生 |
| 69 | 文革日记摘抄 | 庄有柱 |
| 84 | 大炼钢铁忆述 | 陈师波 |
| 88 | 民国时期文官制度简述 | 陈海亮 |
| 90 | 我所认识的王烈评同志 | 李留梅 |
| 94 | 李天瑞与一个普通工人 | 庄孝赵 |
| 96 | 汪敬业殉职的前前后后 | 张大罗 汪敬礼 |

文化宗教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|-----|
| 98 | 漫话玉塘城堡 | 马树霞 |
| 101 | 玉塘堡记 | |
| 102 | 玉塘十二景诗 | 夏羲文 |
| 104 | 闽东与台湾的历史渊源 | 林启雄 |
| 109 | 赵延年与《浩气长存》组画 | 郑立于 |
| 111 | 两件文物 | 李留梅 |
| 112 | 点头玉佛寺 | 肖兰芳 |

民间轶闻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|---------|
| 114 | “碧山张”打虎 | 张大罗 张恒福 |
| 116 | 破除迷信擒“精怪” | 纪学文 |

风物名产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-|
| 121 | 福鼎白毫茶针 | 林仕凤 林德岳 |
|-----|--------|---------|

异域见闻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|-----|
| 123 | 澳行漫记 | 刘淑彤 |
| 126 | 捷克斯洛伐克印象 | 周全成 |

- | | |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
| 128 | 征稿启事 | 政协文史委 |
|-----|------|-------|

火攻 桥墩 敌堡

●王烈评

1947年7月,我和林永中同志从浙南特委举办的“首届军政培训班”学习结束后回到浙闽边区(福鼎、泰顺、鼎平三县)区委机关,边委书记郑丹甫同志也接到特委命令:着令泰顺、福鼎二县武工组合并成边区第三县队。7月下旬,第三县队在平阳(今苍南)县莒溪镇硯村宣布成立,我任队长、林永中任教导员,全队共15人,设两个小队。同年12月,特委任命浙闽边区中心县委书记陈辉为第三县队政委,我仍为队长,福鼎县工委主任林永中为副政委。1948年春,第三县队已发展到5个小队共60余人,除留守一个小队保卫边区中心县委机关外,林永中带领一个小队在福鼎店下、秦屿一带开展工作,我直接指挥三个小队(配轻机枪一挺)协调鼎平县委郑衍宗书记开展工作。

1948年4月,第三县队在泰顺福船伏击泰顺警备队,击毙敌中校军事科长朱家田,缴获轻机枪一挺。此后,将近半年时间寻不到战机,因为福鼎、泰顺、鼎平三县境内各乡公所和据点都有敌驻兵,虽数量不多(一个班至一个排),但依靠碉堡据守,我们没有攻坚武器,确实难攻。

10月下旬，边区中心县委书记兼政委陈辉同志、组织部长任曼君同志和我三人，开会研究分析边区形势。灵溪、桥墩、莒溪一线的三个敌据点，桥墩的碉堡都建在平原上，门又是木做的，可以用火攻的办法将其攻下，遂决定首先攻打敌桥墩据点。目的有二：一是使福鼎、泰顺、鼎平三县地区联成一片，使莒溪据点之敌更加孤立；二是筹集一些布匹和物资，解决冬季部队被服问题。经分析敌情后认为，桥墩打下后，莒溪之敌可能会自行撤退，若不退则将其攻下。会议决定：一、由我带第三县队三个小队40余人攻打桥墩据点；二、老红军温德奎同志协助我指挥战斗；三、福鼎县鼎泰区委书记刘开蕊同志组织20余名民兵筹备经费和物资。

会后，我即率部和民兵携带煤油、棉被开赴蔡洋山，在岗头村驻下。第二天，侦察员从桥墩返回报告，当地群众反映昨天敌据点来了一个分队长，增加了一个班的兵力。我立即召开小队长会议，再次研究作战方案。一致认为，桥墩据点之敌下论是一个班还是两个班，住在碉堡内是一样的，攻打的既定决心不变。战斗部署：一、一个战斗小组（5人）把守桥头，随时阻击灵溪方向来的增援之敌；二、一个战斗小组（7人）协助刘开蕊同志筹备经费和物资；三、其余兵力攻打敌碉堡。晚10时，我部隐蔽进至桥墩，不巧与两个从街上返回碉堡的敌兵遭遇，敌兵大声惊叫，碉堡内的敌人闻声迅速将大门关上。战斗随即打响，我攻击分队抢占有利地形，机枪从东面向敌碉堡扫射，将碉堡二楼的空心墙打了一个大洞，火攻组在火力掩护下从南面接近碉堡并引火焚烧。敌碉堡大门边的厨房首先着火，碉堡内的敌人顿时混乱不堪，惊叫声响成一片。我们开始喊话，“缴枪不杀，优待俘虏”。顽固的敌班长不听劝降，反辱骂我们：“前方的仗都打过了，后方的几个土匪仔还怕什么？”这时突然刮起了一阵北风，把火向南吹离开了碉堡大门。怎么办？我同温德奎同志商量后，决定继续火攻。我俩到街上叫开一家杂货店买了几斤煤油，又从开蕊处拿了两床棉被。回来后，我们对战斗行动重新部署，

把机枪调到碉堡大门正面压制敌火力，火攻组将煤油倒在棉被上点着火后再用竹竿挑到碉堡大门，大门终于烧起来了。面对熊熊大火，碉堡内的敌人一片混乱。我们再次喊话，“我军优待俘虏，把枪丢下来，人跳下来……”敌兵只好丢出枪支，纷纷走出碉堡向我投降，最顽固的敌班长也跟着出来。这时刘开蕊同志带领民兵完成任务后来到现场，我要他们先走。于是他带着民兵挑着布匹等物资向关帝庙方向撤离。在清打战场时，战士们到碉堡边取枪，未爆炸的手榴弹突然被火烧炸，战士吴承朝等三人负轻伤。

这次战斗共毙敌1人、俘敌8人，缴获步枪11支和一些弹药。经查明，桥墩镇敌据点碉堡内实际驻敌一个班，共12人，战斗打响后有3人被关在碉堡门外，后藏在稻田里得以逃脱。我们对俘虏进行了教育，说明我军优待俘虏政策，我们都是穷人，不要自己打自己，劝他们回家，下要为国民党卖命；如果要当兵也可以，遇到共产党军队就缴械投降，绝不会杀你们；如果顽固抵抗到底，就是你们班长的下场（当场击毙）。我们发给每个俘虏兵三块银元做回家路费。

战斗结束后，我们翻过蔡洋山到才埠头煮早饭，饭后到棋盘山休息，晚上返回泰顺，将缴获的枪支弹药、布匹等物资交给机关处理。总之，火攻桥墩镇敌据点碉堡的战斗，虽然战果不大，但达到了预期的目的，正如预计，攻下桥墩碉堡后，莒溪据点之敌也溜走了。

注：由于笔者未能很好地查找资料，在时间上可能会有些出入，特此说明。

迎接福鼎解放

● 毛培珍

1948年春，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期，在小学当教员的我，早已对国民党的腐败深恶痛绝，便毅然投身革命，加入中共地下党组织“城工部”，力图为人民的解放事业尽自己的菲薄之力。我属于福鼎城工部桐山支部，支部共有9位党员，由高定静同志领导。在白色恐怖笼罩下，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搜集情报，通过交通员向山头的浙南游击队汇报，并自筹经费，秘密为山头购买急用药品和笔墨纸张等用品。1948年五六月间，迫于形势，有几位同志上山了，支部成员只剩5人，我们仍坚持开展地下工作。

1949年2月，得到山头指示，要我们筹制劳动军布鞋，以迎接南下解放军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激动得一夜没睡。当时支部只有我和吴月凤两个女同志，我俩就立即分头偷偷发动自己的姐妹嫂嫂和朋友赶做布鞋，告诉她们，这是给自己子弟兵穿的鞋，一定要结实漂亮。我除了教课外，其余时间都躲在小阁楼里做鞋。那时的布鞋要用碎布叠成千重底，再用粗麻线密密缝起来，之后再上鞋面，做一双鞋要花很多时间。我用了整了一个月的时间，终于做成四双很结实的布鞋。当时一共收集布鞋20双。

不久传来解放军横渡长江的消息，我们在兴奋和焦急中等待。此时国民党溃军节节败退，一部分经过福鼎掠夺了民财继续南逃，

福鼎县伪政府人员也仓惶出逃。解放之日近在眼前，我们加紧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。6月11日晚，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来临，南下解放军在浙南游击队的带领下浩浩荡荡地开进了福鼎城关。我们几个赶紧与浙南游击队的王烈评参谋长联系。老百姓已被国民党溃军的抢夺吓破了胆，看到部队就“乒乒乓乓”地关上店门。我们几位同志立即逐户敲门，告诉群众这是我们自己的部队，快开门迎接，给解放军送茶。城中心一带的店门先打开，群众看到雄赳赳的解放军战士队伍整整齐齐，一点也不惊扰百姓，十分感动，纷纷端出茶水接待。接着城北城南的店门也陆续打开了。

这时，有两名解放军同志急忙跑来向王烈评参谋长请示：“中学后山上炮台里尚有保安队不肯投降，是否要武力解决？”我正在场，一听，心想这事我得去！于是自告奋勇说：“炮台里的杨排长我认识，让我先去说服一下，如果肯投降最好，免得双方开火有损失，也免得惊吓了老百姓。”王参谋长同意了。我和吴月凤两个女子顾下得危险，随同两位解放军同志立即就走。此时天已黑，而且乌云密布，一会儿，下起了雨，我们跌跌撞撞好不容易爬到山顶。20多个解放军战士包围着炮台，我说：“解放军同志，你们先埋伏在外，由我俩先进去劝劝再看。”我扯着嗓门喊：“杨排长，我是毛培珍，让我进去与你说几句话吧！”里面问：“有无别人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只有我的朋友吴月凤陪我来。”里面答：“那好吧，请进！”炮台门开了，两名伪军带我们进内。我说：“杨排长，目前形势你也清楚，国民党大势已去。现在全国大部分都已解放，今晚解放军大队人马已进福鼎县城，加上浙南游击队几百人，你一排人能抵抗得了吗？不要鸡蛋碰石头，赶紧投降。解放军的政策是不杀俘虏优待俘虏的，你们人身绝对安全。”他沉默一下问：“你能保证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可以打保票，保证你们平安无事。”他终于下决心：“那就听你说吧！”转身下命令：“放下武器！投降！”我高兴极了，立即通知外面解放军进来收缴枪支，然后我们一起把一排伪军带到解放军营部（今文化馆）。至

解放前后

此，解放军没有开一枪就顺顺利利地解放了福鼎县城。

福鼎解放后，我们支部就开始了宣传工作。6月13日，支部组织召开了一个大型的“庆功会”，会场设在南校场（今茶厂），城工部负责人高定静同志主持会议，城关群众男男女女站满了整个会场。解放军和浙南游击队领导在会上做了振奋人心的形势报告。会后，我们把自己亲手制作的劳军布鞋和募集来的毛巾、雨伞等慰问解放军，他们紧紧握着我们的手，连声致谢。接下来的几天里，我们设立了“询问处”，专门接待工商企业界人士，宣传党的政策，消除他们的顾虑。我们还组织学校的老师、学生学唱革命歌曲，开展迎接新生活的各种活动。刚解放的福鼎，处处呈现着欢乐的景象。

福鼎解放的那段日子，在我的记忆深处中永远珍藏着。

为善在于不疑，出令期于必信。

唐·吴兢《贞观政要》

关于土改的一点情况

● 钟奕仁

1949年6月11日福鼎解放了。为了推翻几千年来的封建剥削制度，中共福鼎县委根据上级部署，决定用一年多的时间，在农村开展地土改革运动，这是福鼎人民一件大喜事。

县委确定桐山区镇西乡为土改工作试验乡，由县政府秘书王一民同志为组长，桐山区委书记贾景胜同志任副组长，并抽调十几个干部组成土改工作组，于1950年10月间进乡。年终县土改试验工作结束，总结经验，推广全县。接着全县97个乡，根据不同类型，由内地到沿海，分为三期进行，第一期有25个乡，第二期有43个乡，第三期有29个乡。到了1952年春才结束，花了一年多的时间。

我县土改工作队伍组成的来源：一、抽调各级党政干部；二、上级派遣部队参与工作组，以造声威，使农民解除顾虑，敢于站起来与地主、反革命分子进行面对面的斗争；三、抽调部分教师和中学生，为语言不通的南下干部作翻译；四、各乡镇积极分子。全县被抽调参加土改的有700多人。

土改胜利果实分配，一般是以乡为单位，将全乡土地总数，留下部分照顾军烈属、孤寡、残废军人、单身汉，余下的土地实数，按人口平均分配。在原耕基础上，根据田地质量和远近，以有利生产为原则适当调整。地主与农民同样的分给一份土地，至于没收的房屋、农具、家具等，分配时先要照顾无房和无农具、家具的军烈属、贫雇农和其他贫困农民。

为革命烈士讨还血债

——●陶桐生

1951年10月，我才19岁，就职于中共浙江泰顺县委宣传部。县委临时抽我下乡，带领一个工作组到牙阳乡中村，开展征粮、剿匪、减租反霸斗争。16日晚上10时，我们工作组在村祠堂开群众大会，开展三大任务的宣传发动工作，会后回到村里住处（即乡文书家），突然接到牙阳乡大队部通知：紧急秘密回乡政府开会。工作组有四人，除乡文书通知不到外，其余三人都随我回乡政府。

这次紧急会议，原来是县委派宣传部刘家驹科长来传达党中央、毛主席关于抗美援朝的紧急动员布置。直到当晚深夜一时方结束，与会者留乡政府就寝。

第二天凌晨五时，中村的农会主任何登危的妻子，啼啼哭哭来到乡政府找到我说：“昨午夜，匪首吴崇伦（泰顺县原国民党警察局便衣特务队长），带了18名武装土匪，用二挺轻机关枪架设在你们工作组住处的前后门，包搜房间，扑了空后就转到我家，以工作组通知开会名义，骗出我的丈夫，把他捆绑起来，带到半路牙阳溪打死。现在土匪不知去向。共产党、人民政府替我报仇呀！”

同志们听到这个消息，都感到如果不是开紧急会议，我们都要像何登危同志那样受害。根据领导指示，我们当天立即返回中村，安葬了何登危同志（后被批准为革命烈士，移葬于泰顺县城的革命烈士陵园），晚上在祠堂召开群众大会，宣传国内外形势，对土匪开